

传统文化成为“网红”的启示

□袁跃兴

【文化论坛】

刚刚过去的一年,传统文化热席卷影视、综艺、图书出版、教育等行业,以传统文化为题材和内容的多种文化艺术样式不断涌现,这样的热度一直延续到今年。针对这样的文化现象,有文化媒体评论说:“诗词、非遗、文物,传统文化成最大‘网红’。”

2017年,《中国诗词大会》第二季在央视播出,以超出预期的热度迅速在电视屏幕和社交网络上走红,为“传统文化热”开了一个好头。央视推出《中国诗词大会》,就是“希望人们在喧闹的娱乐性综艺之后能回归优秀传统文化的支撑,回归诗歌的国度”。随之而来的是,荧屏上出现持续的传统诗词文化热,比如东方卫视的《诗书中华》、浙江卫视的《向上吧!诗词》、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等,还有从诗词拓展到阅读传统文化经典的《朗读者》《阅读·阅美》……这些文化类综艺节目被誉为“电视界的一股清流”。

同时,《百心百匠》《寻找手艺人》等旨在弘扬工匠文化、工匠精神的纪录片也受到人们的关注,它们以创新的形式记录了漆器、蜀锦、古纸等东方传统技艺的制作过程,为非遗注入匠心传承的内涵。《了不起的匠人》第二季“匠人与设计师”,开始打造贴合内容的手工艺品产品,消费者借助

视频播放平台的“边看边买”功能,可以随时购买匠人手作产品。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分利用微博、微信、网络直播、全景VR展示、H5传播、无人机航拍等移动端传播渠道和新兴方式,借助互联网+的力量,向大众展示非遗“传统活化,设计转化,生活美化”的传承之路。

原本藏在博物馆以“高冷”面目示人的历史文物,时下也通过电视文化的形式,借助新技术,增加时尚文化元素,从而走出博物馆,走向大众。这些文物类影视作品也成了“爆款”。央视播出的《国家宝藏》节目带来了九大国家级博物馆(院)的“国宝秀”,成为社交网络的热点话题。而纪录片《如果国宝会说话》也在电视荧屏上再掀文化遗产热。《如果国宝会说话》每集介绍一件主要文物,还配有其他辅助文物。所选文物,力求是在中国历史发展中对文明进程具有推进或改变作用的文物,在中华文明形成与传扬中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能反映生产力水平、人民创造力、时代精神、文化传统的文物,让拍摄的这些文物成为从物质文明史角度出发的中华文明的视频索引。这些以文化遗产为主题的电视节目,让我们看到了中华文明历史生长的脉络和痕迹,从而更好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找寻到通向未来的文明路径。

为什么传统文化成了当下最大的“网红”?事实上,绝大多

数中国人的心里,都或多或少存留着传统文化的积淀,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的“根”。这源于我们不能割舍的对传统文化精神的热爱,源于我们的心灵中仍然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薪火。传统文化给予我们的是一种历史的情愫。对于我们的民族来说,对于我们个体生命来说,都无法割断与历史的联系。文化传统,或可说是一处历史遗迹,或可说是一件文物,也可说是历代圣贤名哲的思想……它们让我们有了历史的记忆,让我们可以窥见遥远、悠久的历史的面孔。历史文化给予我们的是一种传统,失却传统,我们不仅变得茫然无措、孤独无助,而且会最终变成失去根基的散乱的个体生命。传统文化,使零散、疏离的我们具有了集体经验、共同情感和文化认同。

探究传统文化热,其中有文化媒体传播的作用,但更主要的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异常丰厚的内蕴,我们在传统文化这座“金矿”中,挖掘出了丰富的文化“矿藏”。无论是古诗词热,还是文化遗产热,或者是历史文物热,它们都是通过不同的文化艺术样式来解读历史、解读传统、解读经典,这给予我们丰富的历史想象,激起了我们对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兴趣,使我们感受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担负着继承和传播传统文化的重任。

【读书有感】

为藏族乡村留下的纪念碑式的文字

阿来《机村史诗》:

《机村史诗》是茅盾文学奖得主阿来的长篇小说,采用花瓣式立体结构书写。全书由六部相对独立又彼此关联的小长篇、六则关于新事物的故事和六则描写与新社会相适应或不相适应的人物的故事组成。恢弘的时代背景,细微的人物与事件,共同构建了一幅浮雕般的藏族乡村图景。

全书由《随风飘散》《天火》《达瑟与达戈》《荒芜》《轻雷》《空山》六部构成,讲述了一个藏族村庄在过去的制度解体后,如何纳入到新的社会体制下。改变的过程是破碎的,因此阿来的写作也放弃了传统的一气呵成的结构,在这套结构独特的长篇小说系列中,主角不是某个人,而是这座村庄本身。

机村的“机”,在藏语中是“根”的意思。在阿来看来,乡村就是他的根,乡村也是所有中国人的根。这种深厚的乡村情结,让他在构筑六部小长篇时,始终都围绕着雪域藏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展开现实的书写,层层推进故事的演绎。他穿行在圣洁的川藏高原,用心倾听着来自故乡大地上的历史回声,探究的目光久久注视着那片多情的土地,以精雕细刻的笔力,镌刻了一个个苦难、坚忍而又充满了顽强精神的藏民群像,让古老而神秘的藏地风情一览无余地呈现开来。

阿来不但娓娓动听地讲述着一个个平民百姓的寻常故事,还以慷慨激昂的笔调,在追溯和拷问历史的过往中,努力寻求着一种道义上的公平和公正。他的骨子里有着很深的藏地情缘,对生活在那里的底层小人物更是寄予了深切同情。细品阿来的作品,无论是《随风飘散》中的兔子、格拉、恩波,还是《天火》中的多吉、老魏、桑丹,在他们身上隐约都可窥视到作家的一腔侠骨柔情。机村人对格拉母子由偏见到体贴入微的人文关怀,多吉为机村的来年收成而放火烧山的豪侠义举,老魏对正义和良知的执著坚守,让藏地文明的璀璨华光慷慨而轻柔地照亮了这片圣洁的土地。这些人不因自己的卑微而自惭形秽,相反,始终都能以安之若素的恬淡心境,以虔诚的态度面对周遭的一切,即使遭逢一时的不公,也能轻松地选择放下,并依然能满腔热忱地善待整个世界。

《机村史诗》将雪域藏地的蝶变史、发展史放置于整个中国宏大的历史进程中,以雄阔的笔力,多层推进地描摹了藏地的民族风情、乡村嬗变和精神信仰,在不期然间打开了雪域藏地的文明密码,也使得古老而神秘的藏地文明自觉地融入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中,散发着亘古的幽香。恰如阿来所表述的那样,“只有充分认识到他们的生活现实也是中国的普遍现实,他们的未来也是中国未来的一部分,这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通过这部史诗般的作品,我们已然体会到阿来的这种良苦用心,正是秉持着这种现代意义上真正的“天下观”,为整个民族和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所思所忧。比如他在书中所表达的对藏乡生态环境的忧虑,就警示着我们,不仅要保护好雪域高原上的大片森林,对于绽放在那片土地上的文化“森林”,同样也需要百般珍视。

阿来是边地文明的勘探者和守护者,他的《机村史诗》通过为一个又一个普通人物画像,搭建了一幅藏族乡村人物的时代群像,并由此成功为本书真正的主角——藏族乡村留下了纪念碑式的文字。其深邃而悠长的主旨,值得我们反复揣摩和品味。

□黄东光

解忧杂货店何以解忧

□星文

【第三只眼】

前段时间,根据日本作家东野圭吾同名小说改编的中国电影《解忧杂货店》正式上映。这是继《嫌疑人X的献身》之后,第二部搬上中国大银幕的东野圭吾作品。与此同时,东野圭吾的奇幻温情小说《解忧杂货店》持续畅销4年,成为2017年亚马逊最畅销图书。

小说《解忧杂货店》2011年开始连载,2012年3月由角川书店发行单行本。这部书讲述的是,在僻静街道旁的一家杂货店,人们只要写下烦恼投进店前门卷帘门的投信口,第二天就会在店后的牛奶箱里得到回答:因男友身患绝症,年轻女孩月兔在爱情与梦想间徘徊;松冈克郎为了音乐梦想离家漂泊,却在现实中寸步难行;少年浩介面临家庭巨变,挣扎在亲情与未来的迷茫中……人们将困惑写成信投进杂货店,奇妙的事情也随之不断发生。

这是一本关于温情的书,是一本表达温情表达得恰到好处的书,这是东野圭吾最接地气、最有温度的作品。那些快被生活打败的人,不约而同地做了同一件事情——将倾诉信投到一家解忧杂货店,据说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答案。能不能找到答案其实也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解忧杂货店》的长期畅销,板上钉钉地证明了一件事情:在这个人们越来越专注自己内心的时代,每一个小人物每天都在面



对不同的烦恼和忧愁,而内心的安全感、笃定感却不易找到,因此,一家号称“能找回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的杂货店,才能如此轻易地走进读者的心中。

中国版《解忧杂货店》在全国上映的同时发起48小时解忧活动,吸引500万人参与互动,官微后台收到大量的“人生难题”,如学业的迷茫,心动的缺失,人生的抉择等等,线上每个人都能找到专属解忧人,一一配对的陌生人互相给对方写信,认认真真为对方解答忧愁。在这个过程中,一个人的忧愁,就这样被一个陌生人听到了,也得到陌生人的慰藉,这唤起的是心与心的交流和表达,是被他人关心的温暖。

为什么《解忧杂货店》能如此轻易地走进读者心中,找回

现代人内心流失的东西?因为这部小说的温情、温度、疗愈,体现了文学最重要的品格和品质。优秀的文学作品,一定是直面内心的,给人光热、温暖和希望,让人变得善良、纯洁,对别人有用,让人能触摸到厚重、温暖的文学的灵魂,触摸到温润、坚强的心灵。

很多读者读完《解忧杂货店》说,它和以往的激情励志或者鸡汤不同,而是一种比较温和的东西,它是可以温暖正在犹豫困惑或者彷徨迷茫的我们,使我们冰冷的心慢慢温暖起来。生活里,也希望有这样一个杂货店,可以倾听你的烦恼,可以排解你的忧愁,希望我们人人心里都住着一个浪失老爷爷……这正是我们阅读温暖类作品时的感受,它让我们的内心一下子会变得很柔软,让我们和作品中的人物共同去经历一些人生大事,由此,我们的生命也变得更加厚实、更加饱满。

文学是有能力温暖世界的,这就是文学最重要的品质和精神。朴素、温暖,是人所应具有的一种生活态度,也是文学所应具有的一种审美品格,它体现的不是火热,而是温暖。文学作品直接与人的感情和心灵呼应、对话,因为人的内心是天生需要温暖、温情和柔软这些精神和情感的东西的,但是,这些温情和柔软并不会直接产生,而是因了文学的缘故,而文学的魅力也正在于此。文学中的温暖是一种力量,它能够超越时空,直抵心灵。